



在片刻理解破败与不堪

Q: 你常拍摄到一些十分怪诞、魔幻的画面，有问题的地方就有痛点，这和你做记者的经历、经验有关吗？

A: 做记者那些年有很大帮助，虽然改成了用胶卷机，但到了一个场景，讲通俗点，有没有戏，这是不是一个比较有戏剧感的画面，还是比较有心得的。事实上不做记者的时候，碰不到什么大事了，后来就会在一些小事上看到背后的东西。比如《双鹤人》，民间庙会上两个穿仙鹤衣服的老头，就像是踩高跷早船队伍里的。衣服很罕见，可能就是村里大妈缝的白毡子布，头套形状是丹顶鹤的嘴。我觉得这意象很有趣，很中国。起码我活生生看到这种文化在延续，在这一瞬间我看不到功利。事实上我后来再去看那庙会，就是两个年轻人在做这件事，我还是感到很安心的。再比如《小镇青年》，“土洋土洋”的，但他自觉在当地可能是比较前沿、时尚的。想想我们每个人现在的打扮，过几年之后回头看，就是土的。我能感觉到他自得、执着的眼神，某种角度看是一种酷，某种角度看是一种小小的荒唐，甚至还有点滑稽不堪。并没有站在某种角度笑话他，只是理解了他，在那一瞬间。

Q: 即便如此，你也说过：“我拍过的、我遇到过的这些人，我是爱他们的。”你对这些图景持什么样的态度？是揭露这些悲哀还是传达一种安慰？

A: 这跟我的出身很有关系，小地方（安徽定远）出来的人，永远不觉得自己曾经有过什么身份凌驾于别人之上。现在没有，将来也不会有。不都是在生活着的人吗？我不是那种很能写的文人作家，我只是咔嚓一声呈现了一个问题，摊开了一个问题，并没有在上面打上水印或写好长的图片说明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常常是只能提出问题就不错了，很难说明答案，或者说答案自在观看者的心中。

骨子里的天真和孩子气

Q: 做记者是种“输入”的过程，那种创作感不是为自己，出来自由摄影后，找到自由和自我了吗？

A: 我中毒中得晚，30岁以后才摸相机。一开始做文字记者，要拍采访对象、活动现场，我会带摄影记者。看他们拍我觉得这挺好玩的，就开始拿他们的器材玩，问这问那。慢慢就觉得我不是也可以买个相机？导致自己走火入魔。然而做摄影记者也不自由，叫你去就是拍配图的，要有图有真相，而且到得早才有。拍摄是任务性的、完成式的，完成得好只不过是腿快，是手头活好的能工巧匠。我对事件的看法很难注入进去，因为媒体有媒体意志。拍春运就是要拍出繁忙，拍重阳节就是要拍出老年人登山的喜悦，不能搞得很悲惨。而艺术是和我有关的事，别人代替不了我。

✦
来路是违背不了的，趁早顺着原路捋回去，看看自己是什么人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我的镜头对着的就不是这样的人。



Q: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喜欢上了一件事情，就甘心放弃掉他之前所拥有的事情。

A: 我骨子里是天真、孩子气。我在南方报业最好的时候干了10年，努努力一个月能挣一两万。像是做摄影，对皮肉之苦痛感比较强的人就会放弃了，或者拿出一半、三分之一的闲时干，忙时种地，闲时从艺。我喜欢一样东西事实上我觉得我还是认真的，真会在意，不用全力自己会觉得不对。大家都说我几次改行天差地别。我本来是一个师范生，后来喜欢音乐，就去拜师学吉他、组乐队。为了生活又去了报社，去跑演唱会、唱片采访。稿子写到后来觉得没有价值了，只是交了稿、领了稿费，不是作品。可照片拍得好的话不就一张张留在我的电脑里了吗？那时觉得自己有作品意识了。我换电脑的时候稿子也放在文件包里，但都觉得可以不要。后来就是不要了。我现在最怕我要是迷上电影了怎么办？

沿着来路，原地回头

Q: 其实我觉得你的文字并不亚于你的照片。写作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？

A: 做摄影记者的时候经常讲新闻几要素，要写清楚图片说明。我是属于很不喜欢把图片说明写长的人，影像工作者用图片传达就可以了，写那么多，好像身体不行需要拄拐杖。一开始有编辑约稿，挺排斥的。但机会难得，出版社又很好，就试试看写。我只有一条路可以走，就是讲真心话，讲自己的真实经历，哪怕是告诉大家哪地方危险我栽过，或是小镇青年摸爬滚打的经验，比别人周折得多。

Q: 第二本书《大国志》相比起上一本，写了更多童年的事情，这就是你说的，来路是重要的。

A: 童年是根源。来路是违背不了的，趁早顺着原路捋回去，看看自己是什么人，从哪来的，父母是什么，给你过什么样的教育和成长记忆，有什么样的老师同学朋友。千万不要试图把自己做成一个不是你的人。我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我的镜头对着的就不会是这样的人。●

展讯

统一定义摄影、影像、新媒体、虚拟现实技术等当代艺术表达手段的第一季“喜影集”于8月12日-9月10日在喜玛拉雅美术馆隆重开幕，5场来自中国和海外艺术家的个展/群展将联袂登场，分别为《中立的观看——瓦尔特·博萨特的视觉档案》、《颜姐——唐景锋个展》、《大国志——严明个展》、朱青生回顾展《“滚！”在当下：朱青生作品1994-2004》以及群展《移动靶——新算法下的实体、叙事与秩序生产》。